

# 霸王别姬——历史经典时刻的文学艺术演绎

□程慧琴

(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 文学与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深入人心的历史往往离不开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再次加工、升华和精彩演绎。“霸王别姬”在中国史书上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但是经过民间传说、传奇、京剧、小说、电影、歌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的不断演绎,原本单一的历史片刻绽放出无比的神采,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文化内涵值得深思和探究。

**[关键词]** 霸王别姬;演绎;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08)01-0079-05

真善美的东西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历久不衰,为人们所纪念。

“霸王别姬”,这是个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主人公一个落荒于野外荒冢,另一个遗恨于乌江故渡。

曾经的楚河汉界,都在世局的起落中泯灭了,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几经文学家的妙手,演绎成楚汉战争中一幕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特别是项羽只当英雄不当帝王的单纯与虞姬“红颜一生只为情”的执着交相辉映,原本单一的历史焕发出粲然的神采,至今牵动人心,令人挂怀。

## 一、“霸王别姬”的文学源起与民间传说

“霸王别姬”这一片段在正史史料中可供考究的材料不多。最早给予记载的作品应当是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之垓下之围:

……此时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仍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在这段最初的“霸王别姬”版本中,虞姬只是一个衬托人物,与美酒、夜色、哀怨的楚歌共同反衬出豪气盖世的霸王兵退垓下时无限悲凉的心境。此时的虞姬只是一个“名虞”的美人,在项羽慷慨悲歌后“和之”,至于她姓甚名谁,源自何处,为何会追随项羽征战沙场,唱和项羽的是什么歌,最终结局怎样等等,此处均未提及。或许是作者留给了后来人太多的想象空间,“霸王别姬”之事虽无其他正史记录,民间却纷传其事,歌者无数,传说繁多,且版本不一。而流传下来的版本则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丰富了这段短暂的历史瞬间。其中比较典型的主要有项虞相识相随、垓下生离死别等片段。

### (一)英雄美人——一个亘古不变的传世佳话

#### 1. 托鼎招亲,一举两得

据江苏一带传说,项羽生于下相,随叔父起兵于吴地。当时吴地有一美人姓虞,才色出众,万里挑一,登门求亲者络绎不绝,但却都被她谢绝了。虞家附近有一座庙,庙前有一尊大铁鼎,重千斤,无人能举。虞姬便对家中人许下一诺:谁能举起庙中的铁鼎,她便嫁给谁。一天,项羽途经庙前,上前一试身手,便轻易地举起了铁鼎。于是,项羽成了虞家理所当然的女婿,霸王举鼎的故事也因此传为美谈。项羽因举鼎之事,赢得了吴中子弟的敬慕,故在举兵之时,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八千子弟。项羽举鼎,一得美人,二得精兵,民间誉为“一

**[收稿日期]** 2007-09-25

**[作者简介]** 程慧琴(1967-),女,福建仙游县人。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

举两得”。

## 2. 英雄救美, 项虞联姻

据今沭阳、宿豫县境内传说, 项羽少年时曾路过沭阳虞家沟, 在池塘边遇一群姑娘采菱角, 其中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 情急之下, 被项羽救起, 此采菱姑娘便是虞姬。不久, 虞姬随哥哥赶赴庙会, 看到一个力大无比的少年双手举起了庙前的千斤铜鼎,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 虞姬悄悄地涌起爱慕之情。事后一打听, 才知那个举鼎少年名叫项羽, 家住在近百里外的下相县梧桐巷。虞姬的哥哥也是一位习武之人, 他登门拜访项羽后, 又邀其到家中作客。交谈之中, 虞姬方知项羽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郎勇女貌, 相见倾心, 经人说合, 遂成恩爱夫妻。所以沭阳与今宿豫县人世代互称“老表”, 这一传统习俗据说就是来源于当年项家与虞家的联姻。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袁枚, 曾任沭阳知县, 离任四十三年后重游沭阳时, 特地再到颜集乡凭吊虞姬, 作有“过虞沟游虞姬庙”诗, 并自注: “相传虞故沭人也。”

项羽和虞姬究竟如何相识相知, 历史没有记载。只有当司马迁在《史记》中出乎意料地在“垓下之围”中写出名虞的美人时, 我们才知道原来有个美人自始至终默默地陪伴在项羽的身边, 并且在项羽兵败之际, 毫无怨言地上演了一出悲烈的生离死别。民间传说也由此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并携带美好的愿望, 勾画出上述种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美妙传说。

### (二) 拔剑一抹谢君恩, 芳魂零乱任风飘

“大江东去, 浪淘尽”的前世英雄时常让后人慨叹, 而虞姬, 一个封建制度下没有地位、没有名分、甚至没有姓名的女性, 则“拔剑一抹谢君恩”, 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有关虞姬的种种正史虽然不予记载, 《史记》也只是交代: “有美人名虞, 常幸从……歌数阙, 美人和之……”; 汉代陆贾《楚汉春秋》虽为“美人和之”补充了和歌《虞姬歌》“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但也仅止于此; 直到唐《括地志》等书才出现“虞姬”其名。然而美人的姓名及生平仍不得而知。老百姓则以常情度之, 垓下一战, 四面楚歌声中, 饮剑楚帐只能是虞姬惟一的结局。于是民间口耳相传虞姬自刎之事, 众多精彩的民间传说相继出现, 安徽江苏一带尤为盛行,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徽定远说”(《括地志》) 记载: “虞姬墓在境州定远县东六十里, 長老传云项羽美人家也。”《先牢记》也记载: “虞姬墓, 在县南六十里。”清康熙三十九年撰的《定远县志》记载: “虞姬墓, 即嗟虞墩, 县南六十里, 近东城……山有五峰, 县七十里, 旧传项羽曾别于此。”而且定远境内, 至今还保存着十多

处与项羽有关的遗址、遗迹。”“安徽和县说(清道光年间撰的《和州志》) 记载: “美人虞姬自刎后, 羽将其头系于马项下, 突围骑奔, 乃至一山下, 原插在姬发上之兰花失落, 后人变更山名为‘插花山’, 山上建有庙, 曰‘插花庙’, ……在州北七十里阳陵山之阳……即项王虞姬也。””“安徽灵璧说(清康熙二十三年撰的《洞阳府》、乾隆年间撰的《灵璧县志》) 皆载: “灵璧城东十五里, 与徊县接界处有虞姬墓。至今墓碑尚存, 额刻‘巾帼英雄’四字。左右刻有联语: ‘虞今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 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重修虞姬墓碑》也记载: “灵璧之南, 族下之旧民。其东则虞姬墓在焉。”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 途经泗州, 也曾为赋《虞姬墓》一诗。诗人在诗中自注: 墓“在虹县下马铺一十七里。””“江苏江浦说(据传虞姬酷爱兰花, 自刎后, 她头插的兰花失落在江苏省江浦县附近的塘埂上。从此, 这塘埂附近的山坡长满了兰花, 当地人们就将这口塘称为兰花塘, 这个地方就称为兰花乡, 而兰花乡南七里桥林镇西有一座桥叫“失姬桥”。)”等四种。这不但给严肃的史学考究增添了佐证, 而且赋予虞姬的死以神秘色彩, 让更多的后人睹物思情, 使情感凭吊和情感寄托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目前史学界对虞姬殉身及葬身之处, 仍有争议, 即便是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安徽省灵璧县境内出土的虞姬墓, 仍有许多史学家对其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虞姬殉身何处, 栖身何地, 这已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虞姬已不再是原形的虞姬, 经过人们丰富的想象和精彩的加工塑造, 她已升华为一种象征, 寄托了人们对英雄末路、纯情难留的哀思和美好情感的向往。<sup>①</sup>

## 二、历史经典时刻的艺术演绎

楚汉战争历经四年, 最终以楚王兵败垓下而告终, 这段历史学、文学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考究和演绎, 但是流传最广、最为人们所喜爱和关注的应该是“霸王别姬”的凄美故事。它不仅在民间流传不息, 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也焕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自汉以后, 相继出现了明代沈采所著的传奇《千金记》, 明琵琶曲《十面埋伏》, 以及以京剧、小说、电影、歌剧、舞剧等形式表现的“霸王别姬”。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以哪种艺术形式出现, 它

<sup>①</sup> 项羽死于何地, 众说纷纭, 最近冯其庸先生《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作了详细的考证, 可参看。

都深深地感动人们，震撼心灵。

### (一)“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京剧《霸王别姬》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  
年复年年，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乱，消却了众  
百姓困苦颠连。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去  
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  
碧落月色清明。适听得众兵丁闲谈议论，口  
声声露出那离散之心。

我一人在此间自思自忖，猛听得敌管内  
楚国歌声。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  
自古常言不欺我，富贵穷通一霎那，宽心饮酒  
宝帐坐，再听军情报如何？”

京剧《霸王别姬》深为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一直盛演不衰。此剧原名《楚汉争》，是根据明代沈采的传奇《千金记》（楚汉相争中，韩信打败项羽，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并赐千金，故而取名“千金记”）和《史记·项羽本纪》编写而成，总共四本。1918年，由杨小楼、尚小云在北京首演。1921年齐如山、吴震修根据沈采传奇中所写的有关虞姬等情节，对《楚汉争》进行修改，正式更名为《霸王别姬》，这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最初版本。后经梅兰芳的不断改革创新，形成了高潮迭起、强烈震撼人心的《霸王别姬》的经典版本。该剧作以渲染项羽驻军垓下，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的悲壮场面为主，表现了项羽兵败垓下，至死不肯过江东的全过程。剧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其前所未有的人性化场面，极至渲染虞姬自杀前的心理活动，深刻揭示了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女性内心世界。尤其当剧情发展到项羽被困垓下，预感大势已去，慷慨高歌“力拔山兮奈若何”时，虞姬以其独特的女性魅力，缓缓上前为愤慨而又无奈的霸王献酒解愁，轻歌曼舞一回。随歌声“剑舞”的虞姬，趁霸王转身窥听楚歌之际，拔剑自刎，霸王回神“哎呀”一声，即告剧终，给人以强烈的“音容犹在人在？形影虽亡美未亡”的艺术效果。至此“霸王别姬”成了人世离别场面中最悲恸动人、最壮怀激烈的一幕，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 (二)“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张爱玲学生时代的小说《霸王别姬》

这是张爱玲十六岁时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虽然青涩，甚至带着些许戏谑，但从不多的文字中仍可读出作者无限悲凉的心境和对人生无常变幻的洞察。小说着重描写楚军被困垓下时虞姬的内心活动。夜深人静，虞姬侍候项羽睡了之后，“就披上一件斗篷，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

住了烛光，悄悄地出了帐篷”。面对夜色，虞姬陷入了沉思。此时的虞姬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即她既深挚地爱着项羽，却又困惑于命运的不确定性。因此当项羽唱出：“虞兮虞兮奈若何？”时，为了爱，她毅然“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躺在项羽怀中，她给项羽留下一句令他困惑不已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这正是张爱玲的这篇短篇小说的经典所在，即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其所处时代女性的处境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 (三)“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李碧华的小说及电影之《霸王别姬》

电影《霸王别姬》是著名导演陈凯歌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李氏的《霸王别姬》主要通过对新旧社会的梨园血泪和梨园风气的陈述，以及二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冲突，展示了人在角色错位及灾难时期的多面性和丰富性，道出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慨叹。

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出这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主题思想，电影采用了戏中戏的手法，把项羽和虞姬生离死别的场面贯穿于影片主人翁程蝶衣和段小楼的人生悲欢之中。舞台上的程蝶衣是虞姬，生活中的程蝶衣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幻化为虞姬，于是程蝶衣和虞姬合二为一，唱响了一曲亘古未有的人生悲歌。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姬死了，带着一抹甘愿的微笑，死在了刘邦万马千军的阵前，死在她极爱的人的怀里；“我这辈子就是想当虞姬！”程蝶衣死了，含着一丝凄绝的悲哀，死在他一生周旋的舞台上，死在他不能爱的人面前。千百年后，同样的剑光过处，虞姬仍似一道华美的虹彩，片片碎裂在霸王惊诧的眼前。原来霸王与虞姬的故事至今仍在人们的心中演绎、扎根。一生一旦，舞台上的霸王和虞姬，现实中的梨园兄弟，种种复杂情感交织变幻，共同构筑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激荡世界，一首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一处亘古不变的英雄气短的人生困境。

### (四)“红颜一生只为情”——舞剧《霸王别姬》

“爱随风，再陪你一程，莫说聚散天注定，  
血染夕阳红。江山美人，谁比谁重，琴心剑胆，  
谁为谁赢。红颜一生只为情，男儿盖世论功名！”

这是由著名编导赵明编导、上海东方青春舞剧团表演的舞剧《霸王别姬》里所呈现的主题内容,从此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有了更凄美的诗情画意和清晰的哲理诠释。

该剧在“历史”与“爱情”双轴线中,贯穿了“十面埋伏”“鸿门宴”“楚河汉界”、“项庄舞剑”“四面楚歌”等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故事,侧重表现了项羽和虞姬这对乱世中的失意英雄与痴情美人间的生死恋情,剧中项羽“只当英雄不当皇帝”的单纯和虞姬“红颜一生只为情”的执着交相辉映,并逐渐将剧情推向高潮。可以说,这是对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以及京剧、歌剧和电影等《霸王别姬》成功作品的一次充满新意的“突围”,完成了对人性理想的另一种阐述。我国著名的剧作家邓海南有感而发:“《霸王别姬》的意义决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舞剧,它应该在舞台文本上有不容忽视的贡献,在精神传播上颇具深度地直指现代人的心灵”。

### 三、“霸王别姬”文学艺术演绎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战争题材的作品常常令人心碎心酸,而以“霸王别姬”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和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其独特的抒情韵味,使之成为悲壮而不悲痛,凝重又不失重的历史经典时刻。

(一)“霸王别姬”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类对至美情感深切渴望的心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英雄美人的爱情悲剧都是文学艺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它真切地反映出人类追求情感至美至真而又无法实现的生存缺憾。英雄如歌,美女如诗,自古有云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伟大而光荣,然而没有了美人的衬托,英雄也就只能是孤独的英雄、片面的英雄。所以“英雄美人”的故事常常令人心动不已,尤其是英雄美人的爱情悲剧不仅让人哀叹,而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凝重的思索。“霸王别姬”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初期的一段感情故事,当时的人们由于受制于扭曲人性的封建礼教,即便有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也只是“孤军作战”,等待他们的只有幻灭和悲叹。于是人们只能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与理想寄托于浪漫的文学艺术之中,幻化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浪漫的爱情悲剧就成了人们内在崇高情感与外在势力、客观障碍之间矛盾冲突的缓冲剂。“霸王别姬”也就被不断演绎,最终熬制为一副疗灸灼热肉体、抚慰痛楚心灵的良药。为了爱,弱女子虞姬毅然决然地拔剑自杀;为了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迟迟不肯突围,甚至宁愿自杀亦不独自过江东。他们之

间的爱情悲剧“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而且令人回肠荡气,余音绕梁,千年不绝。

(二)“霸王别姬”文学艺术的精彩演绎为英雄史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史记》中,“本纪”是记录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传记。司马迁却将项羽这位自封霸王的失败英雄列入“本纪”之中,且穿插在《秦始皇本纪》与《高祖本纪》之间,这不但折射出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而且也是《史记》具有史学和文学双重功能的有力佐证。

“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司马迁给予项羽崭新的评价。一方面,项羽是个拥有帝王般权势和千军万马的霸王。他骁勇善战,气度超凡,即使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依然保持着英雄本色。无论是他“悲歌慨”“泣数行下”,还是“大呼驰下”“斩将刈旗”,以及他的“不肯过江东”,都表现出他“力能扛鼎,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作为这样一个令人仰慕的霸王,在当时他完全可以享有三妻四妾,然而陪伴他身边的自始至终只有虞姬一人。在垓下准备突围之际,项羽亦完全可以置虞姬于不顾,独自渡船过乌江以期东山再起。可是他却选择了自杀。文学对项羽死因的诠释也相当出彩,几乎展现出西楚霸王形象最睿智的一面。《史记》就如此描述:楚汉战争之初项羽带兵打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反对秦的暴政,并不十分钟情于帝王的统一霸业。他认为与其让天下老百姓将来如反秦一样反对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把政权交于各地诸侯,自己镇荣归江东去见他日思夜想的乡亲父老。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刘邦会背信弃义,联合各路诸侯军队围攻阻击,致使他兵败垓下,命绝乌江。这固然是个悲剧的结局,但也因此成就了项羽的一世英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

于是,在民间老百姓的眼里,楚汉战争中的刘邦是成功的,但却是个“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的无赖,因为他缺乏诚信和真情;项羽是失败的,但他是个充满人性的、豪爽仗义的、爱兵如子的真情英雄,因为他坚守诚信而富有真情。

在文学家的笔下,于艺术家的眼里,项羽是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他的痛苦最为刺痛、最为锥心。他,有美人无法爱,遭暗算才后悔,拥江东而无颜归,骁勇一世却一败即亡。比较历史上著名的悲剧人物,如屈原、岳飞、伍子胥等等,其悲之深其痛之切乃千古难见。屈原悲则悲矣,还有楚国的人民爱戴他同情他;岳飞悲则悲矣,尚有墓冢、子嗣繁衍;伍子胥悲则悲矣,大仇最终得报。而项

羽却落得个无亲无故无妻无后无军无民的悲剧。这种强烈的反差,震撼人心,让人扼腕叹息,为之动容。

(三)不同版本的“霸王别姬”共同塑造了一个柔美与刚烈完美融合的女性新形象

历史就是历史,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豪杰都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隐。而即便是经受历史长河的淘洗而积淀下来的人物,后人对其评价也经常莫衷一是,褒贬不一。但惟独虞姬,一个痴情柔弱的小女子,史学、文学等对她的评价出奇地一致。她虽不曾叱咤战场,不曾兴风作浪,仅凭那最后浪漫而又凄美的“一抹”赢得了“一个完整的项羽,成了千百年来所有男人“永远的心痛”。

生而何欢,死而何忧。虞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原始记录的《史记》中,她只是项羽身边一个“常幸从”的女人,她无姓无名无根无源,只是一个“名虞”的美人,在项羽慷慨悲歌后“和之”;在民间传说中,她才色出众,万里挑一;在京剧中,她善解人意,雍容大度;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她洞悉人生,笑对死亡;在电影里,她为着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而死,“带着一抹甘愿的微笑,死在了刘邦万马千军的阵前,死在她极爱的人的怀里”;在舞剧里,她以“红颜一生只为情”的刻骨柔情激发了男子的豪情壮志,令项羽有船亦不渡,宁死不独生……

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多数比较传统,一般注重描写其柔媚的一面,而虞姬则不然。在不断演绎的版本中,始终贯穿其中的是:在项羽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之时,善解人意的虞姬斩钉截铁义无反顾地断了尘缘,以一支剑舞,将自己平凡的一生演绎成永恒的爱情传奇。至此虞姬的柔美与刚毅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其中的文学艺术的魅力

也同时绽放出无可比拟的神彩。

(四)“霸王别姬”的不断演绎彰显出文学艺术参与历史构建的重要性

能够流传并为后人铭记的历史,除历史事件、人物本身的特性之外,文学艺术的精彩加工与成功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枯燥的历史事实往往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只有文学艺术适当参与的历史著作才能令人永久记忆,才能实现作史者的初衷。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传之久远的史;反之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只能是鄙野之人的谈资罢了。当然这里的“文采”,只是为了使历史叙述更加完满的适当修饰。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高度文采的成功历史著作。即便如此,“霸王别姬”在《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虞姬的形象也是单薄苍白的,很容易为读史者所忘怀,但是经过文学艺术的不断演绎、加工和塑造,“霸王别姬”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形象则完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不但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且牵动读者主动去重新认识历史审视历史,让读者在美学的斑斓中享受历史。反之,文学也需要历史,深厚的历史为文学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至此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得以深刻的体现。

总之,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夺目。究其成因,除了历史事件、人物本身的真实丰富动人等因素之外,能够千年传诵、永驻人间的历史片段和人物传奇,往往离不开文学艺术的再次加工、升华和精彩演绎。尤其像“霸王别姬”这种史学上只只有片言只语记载的片刻,最终却演变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经典时刻,足见文学艺术参与历史文明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Farewell My Concubine”——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on the Classic Moment in History

CHENG Hui-qin

(Fujian Colleg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uzhou 350007, Fujian,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has an inseparabl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y. The histories sinking deep into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cannot always separate from the reprocessing, sublimation and wonder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orms. “Farewell My Concubine” has only a few frag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but after the repeat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rtistic forms such as folk legends, romance, Beijing opera, novel, film, singing opera, dancing opera and so on, the original single historical moment has gleamed with matchless charm, containing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which is worthy thinking and researching.

**Key Words:** Farewell My Concubine; Interpretation; Cultural Meaning

[责任编辑 翟建波]